

行雲集



行中集

行雲集

系凍若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內 容 介 紹 ·

本书包括十九篇游記，是作者历年來所發表的散文中精選出來的。

這些游記是東南各地風景勝地的寫實，其中有危崖層迭自崢嶸的黃山，有奇峯怪石各紛陳的雁蕩山，有滿山綠竹忘炎夏的莫干山，有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西子湖，有綠水青山兩相映帶的富春江，有四時美果慶丰收的洞庭西山，有雙洞江南第一奇的宜興善卷洞、張公祠，還有最愛無花不是紅的嶺南諸都市和海南島，以及南京、蘇州、鎮江、揚州、南昌等地，游踪所至，都有記錄。作品的文字洗煉、華美，寫景抒情融合一體，引用前人精妙的詩文和作者即興的詩句，互相印證，雋永可愛，這也是本書的一種特色。

行 云 集

周瘦鵬著

*

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〇〇一號

江 蘇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三 號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江蘇新華印刷廠印刷

*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4 7/8 插 3 字數 81,000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4,000

責任編輯：吳 冰

封面設計：余運如

读瘦鵑老友南游諸作，奉贈二絕句。

周郎未老意飞扬，
千里南行道路长；
珍重生花一枝笔，
好山好水要文章。

海上定交三十年，
论文自昔着先鞭；
滋兰树蕙平生事，
更飲屠苏醉木棉。

钱小山作于常州

目 录

新西湖·····	1
秋栖霞·····	8
万古飞不去的燕子·····	10
江上三山記·····	15
綠杨城郭新扬州·····	22
听雨听风入雁山·····	28
欲写龙湫难下笔·····	32
雁蕩奇峰怪石多·····	37
南湖的頌歌·····	42
双洞江南第一奇·····	46
潯阳江畔·····	55
举目南溟万象新·····	68

附：南国賞花詞

放棹七里瀟·····	77
雪竇山之春·····	83
綠水青山两相映帶的富春江·····	92

約略說黃山	101
楊梅時節到西山	107
避暑莫干山	133
姑蘇台畔秋光好	144

新 西 湖

西湖之美，很难用笔墨描写，也很难用言语形容；只苏东坡诗中“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两句，差足尽其一二。我已十年不到西湖了，前年春季，忽然渴想西湖不已，竟见之于梦。记得明代张岱，因闊别西湖二十八载而作《西湖梦寻》一书，他说：“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未尝一日别余也。”我与有同感，因作《西湖梦寻诗》三十首，其第一首云：“我是西湖旧宾客，春来那不梦西湖，十年未见西湖面，还问西湖忆我无？”其他二十九首，简直把西湖所有的名胜全都梦游到了。

西湖之美，虽说很难用笔墨描写，但是也有描写得很好的，如宋代于国宝《风入松》词和明代袁中郎《昭庆寺小记》，三十年前我就给这一词一文吸引到西湖去的。于词云：“一春常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玉骢惯识西湖路，骄嘶过估酒楼前。红杏香中箫鼓，绿杨影里秋鞵。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载得春归去，

余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扶残醉，来寻陌上花钿。”袁記中有云：“山色如蛾，花光似頰，温風如酒，波紋若綾，才一舉頭，已不覺目酣神醉，此時欲下一語不得，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這一詞一文，一寫動而一寫靜，各極其美，端的是不負西湖。

四月一日，因送章太炎先生的靈柩安葬於西湖南屏山下，总算和闊別了十年的西湖重又見面了。當我信步走到湖邊的時候，止不住哼着我所喜愛的一首趙秋舫的《西湖曲》：“長橋長，斷橋斷。妾意深，郎情短。西湖湖水十分清，流出桃花波太軟。”（調寄花非花）我一边哼，一边让两眼先来环游一下，觉得现在的西湖，已是一个新西湖了。环湖所有亭台楼阁，都是紅紅綠綠的煥然一新，虽觉这种鮮艳的色彩有些儿刺眼，然而非此似乎也不足以见其新啊。

我們一行六人，雇了一艘游艇泛湖去，預定作三小时之游；虽不住的下着雨，却并不減低了我們的游兴，反以一游雨湖为乐，昔人不是说晴湖不如雨湖嗎？

先到三潭印月，这里因为亭榭和建筑物較多，所以紅綠照眼，更觉得触处皆新，惟有那三潭却还保持它們的旧貌；因此記起我的那首夢尋詩来：“我是西湖旧宾客，每逢月夜夢三潭；記曾看月垂楊下，月色溶溶碧水涵。”料想月夜的三潭，一定是名符其实的。

不久我們又冒雨上了游艇，向西冷印社划去。四下里烟雨迷蒙，南高峯北高峯以及宝俣塔等全都失了踪，湖面上倒象只有我們的一叶扁舟了。西冷印社大部分保持它旧有的风格，布置不俗；小龙泓一带可以望到阮公墩，是最可流連的所在。我最欣賞那边几株悬崖形的老梅树，铁干虬枝，蒼古可喜，如果縮小了种在盆子里，加以剪裁，可作案头清供。可惜来迟了些，梅花都已謝了，只有一、二株送春梅，还是紅若胭脂，似与桃花爭艳。山下有堂，陈列着十圓、集圓等几盆名兰，而以素心荷瓣的雪香素为最；春兰的花时已过，这几盆大概是碩果仅存的了。堂左有一片空地，搭架张白布幔，陈列春兰、蕙兰、建兰等千余盆，真是洋洋大观，见所未见。料知早一些来赶上春兰的全盛时期，定然幽香四溢，令人如入众香国哩。听说管領这許多兰花的，名諸友仁，是一位艺兰专家，已有数十年的经验。

西湖胜处太多了，来不及一一遍游，我們却看上了虎跑，第二天早上便冒雨向虎跑进发。一行七人，除了我夫妇二人外，有汪旭初、謝孝思、范烟桥諸君，一路上谈笑风生，逸情云上。虎跑的泉水清冽可爱，記得往年在这里品茗，曾用七、八个銅子放在杯子里，水虽高出杯口，却并不外溢，足见水质之厚了。我們在泉畔喝龙井茶，津津有味，一連喝了好几杯，竟如牛飲。因为

連日下雨，澗泉水漲，从乱石間傾瀉而下，琤琮可听。下山时我就胡謔了一首打油詩：“听水听风不費錢，杏花春雨自綿綿；獅峯龙井閑閑啜，一肚皮装虎跑泉。”

第二个胜处，我們就看上了苏堤，这一条苏堤起南迄北，橫截湖中，为苏东坡守杭时所筑。中有六桥，一曰映波，二曰鎖瀾，三曰望山，四曰压堤，五曰东浦，六曰跨虹。全堤長約八里，夾堤都种桃柳，苏堤春晓时，的是一片好景。

我們先从映波桥畔的花港观魚游起，现在已辟作杭州市公园，拓地二三百亩，布置得楚楚可观，一带用刺杉木作成的走廊和两座伸出湖滩的竹亭，朴雅可喜。有三株垂絲海棠，开得十分娇艳，此时此际，不須高烧銀烛照紅妝了。一个方形的池子里，紅魚无数，喋喋有声。我虽非魚，也知魚乐，在池边小立观赏，恰符花港观魚之实。

踏上映波桥，见桥身已新修，栏作浅碧色，似是水泥所制，柱头獅子雕刻很精，疑是旧制。后問邵裴子先生，才知六桥全是用安徽的茶園石建成，而雕刻也全是新的，这成績实在太好了。我們边走边賞两面的湖光山色，并欣賞那夹堤拂水的一株株垂柳。可是雨絲风片，老是无休无歇，我就借范烟桥来做了一首打油詩：“招邀俊侶踏苏堤，杨柳条条万綠齐；只恨朝来风雨恶，范

烟桥上瘦鷗啼。”烟桥他們听了，都不由得笑起来。我更打趣道：“今天除了堤上原有的六条桥外，又从苏州搬到一条桥了。”

走过了第三条望山桥，便见面湖一座紅色的小亭子里，立着一块“苏堤春晓”的碑，微聞杨柳丛中鳥声啁啾，活活的是春晓情景。远望刘庄，一带白牆黑瓦，还保持它旧有的风格，与湖山的景色很为調和。从第一桥到第五桥这一段，实在是苏堤最美的所在，碧水青山綠杨柳，一一奔湊眼底，美不可言。我还是破題儿第一遭走完这条苏堤，真觉得是一种莫大的享受，虽走了八里多路，也乐而忘倦了。

“峯从何处飞来？泉自几时冷起？”这是前人对于飞来峯和冷泉的問句；当即有人答道：“峯从飞处飞来，泉自冷时冷起；”答如不答，很为玄妙，給我三十年来牢牢地記在心头，不能忘怀；而对于这灵隱的两个名胜，也就起了特殊的好感。于是我們在楼外楼醉飽之后，就向灵隱进发，大家虎虎有生气。

一下汽車，立刻赶到飞来峯一线天那里，峯石上綉滿苔蘚，经了雨，青翠欲滴。进洞后，仰望一线天，只如鵝眼钱那么大，微微地透着光亮，若隱若現。出了洞，沿着石壁转进，又进了几个洞，彼此通連，好象在一座大厦里，由前厅进后厅，由右厢进左厢一般。往年我似

乎沒有到过这里，据说一部份还是近二年挖去了淤塞的泥土而沟通的。这一带奇峯怪石，目不暇接；我和孝思俩边走边欣赏边赞叹，不肯放过一峯一石，觉得湖石所堆迭的假山，真是卑卑不足道了。

对于飞来峯的评价，以明代张宗子和袁中郎两篇小記中所说的最为精当；张記有云：“飞来峯棱层剔透，嵌空玲瓏，是米顛袖中一块奇石，使有石癖者见之，必具袍笏下拜，不敢以称謂簡褻，只以石丈呼之也。”袁記有云：“湖上諸峯，当以飞来峯为第一；峯石踰数十丈，而蒼翠玉立，渴虎奔猊，不足为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为其怪也。秋水暮烟，不足为其色也。顛书吳画，不足为其变幻詰曲也。”二人对于飞来峯的傾倒，真的是情见乎詞。袁又有戏題飞来峯詩二首云：“試問飞来峯，未飞在何处？人世多少生，何事飞不去？高古而鮮妍，杨班不能賦。”“白玉簇其顛，青蓮借其色，惟有虛空心，一片描不得，平生梅道人，丹青如不识。”高古而鮮妍，自是飞来峯的評，无怪杨班不能賦，梅道人描不得了。峯巒尽处，有一大片竹林，在雨中更见青翠，真有万竿烟雨之妙。我們走到中間，流連了好一会，竹翠四匝，衣袂也似乎染綠了。

走过紅紅綠綠的春淙亭，視若无睹，直向冷泉亭赶去；那泉水轰轰之声，早在欢迎我們了。我在泉边大石

上坐了下来，看那一匹白练，从无数乱石之間夺路下泻，沸喊作声，古人曾说：“此水声带金石，已先作歌舞声矣”，比喻更为雋妙。唐代白居易对冷泉也有很高的评价，他说：“山树为盖，岩谷为屏，云从栋出，水与阶平；坐而玩之，可濯足于床下，卧而狎之，可垂钓于枕上。潺湲洁澈，甘粹柔滑，眼目之翳，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见辄除去。”我在这里坐了半小时，真觉得俗尘万斛，全都滌尽了，因口占一絕句：“桃李恹恹春寂寂，风风雨雨做清明；何如笠屐来灵隐，领略幽泉泻玉声。”

一九五六年四月



秋 栖 霞

栖霞山的紅葉，憧憧心头已有好多年了。这次偕程小青兄上南京出席会议，等到閉幕之后，便一同去游了栖霞山。

南京本有一句俗語，叫做“春牛首，秋栖霞”，就是说春天應該游牛首山，秋天應該游栖霞山。因为栖霞山上有不少的三角枫和闊叶树，深秋经霜之后，树叶全都紅了，如火如荼地十分美观。唐人詩中所謂“霜叶紅于二月花”，确是并不夸张。記得在抗日战爭期間，曾有一位文友写信給我说：“秋深了，栖霞山的枫叶仍是异样的紅，只是紅的色素中已帶了些慘黯的成分，阳光射在叶上，越发反映出一种可怕的顏色。‘丹枫不是寻常色，半是啼痕半血痕，’整个的中国，也已不是寻常的景色，真的是半是啼痕半血痕啊！”可是現在我們走上栖霞山来看紅葉，却怀着一腔愉快的心情，所可惜的，霜降节才过，枫叶还没有全紅，大約还要再过半月，那就紅葉滿山，才是“秋栖霞”的全盛时代了。

我們先在栖霞古寺門前看了看那块用梅花石凿成的一丈多高的明征君碑，又看到了碑阴“栖霞”两个劈窠大字，很为劲挺，相传是唐高宗李治的亲笔。从寺旁拾級而登，看到了那座创建于隋代而重建于南唐时代的舍利塔，浮雕的四天王象和释迦八相图，都是十分精工的。附近一带的山石，都凿成了大大小小的佛龕，龕中都是佛象。我最欣赏那座称为三圣殿的大佛龕，中供一丈多高的无量寿佛坐象，两旁有观音、势至两菩薩的立象，宝相庄严，不同凡俗。而最足动人观感的，在一个佛龕中却并不是佛而是一个石匠，一手执錘，一手执凿，表现出劳动人民工作时的形象，据说那許多大小佛龕和佛象，全是他一手凿成的。

一步步走将上去，见大大小小的佛龕和佛象，更多得不可胜数，据说从齐、梁、以至唐、宋、元、明諸代陆续增凿增刻，多至七百余尊，都是依着岩石的高低，散布在左右上下，号称千佛，因此定名千佛岩。这里一片翠綠，全是松树，与枫树互相掩映，到了枫树紅酣的时节，那真变做一个錦綉谷，美不胜收了。

一九五七年十月

万古飞不去的燕子

“微风山郭酒帘动，细雨江亭燕子飞”。这是清代诗人咏燕子磯的佳句，我因一向爱好那“燕燕子飞”的燕子，也就连带地向往于这南京的名胜燕子磯。恰好碰到了出席江苏省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议的机会，就在一个星期日呼朋嘯侣合伙儿上燕子磯去，要看看这一只长栖江边万古飞不去的燕子。

在新街口乘12路无軌电车直达中央門，转搭8路的公共汽車，車行約四十分钟，燕子磯便涌现在眼底了。那块大岩石迭成的危崖，临江聳峙，真象一头挺大挺大的燕子，振翅欲飞。一口气跑到頂上，见崖边围着铁蒺藜，因为在旧时代里，常有活不下去的人到这里来从燕子背上跳下江去，結束他們的生命，所以借此預防。可是解放以来，早就沒有这种惨剧了。我小坐休息了半晌，便从斜坡上跑了下去，直到江边的沙滩上。只因連月少雨，江水退落，就形成了一大片滩，可以供人行走，倒也不坏。放眼远望，只见水連天，天連水，远近帆影点